



创作于1978年的《织毯子的哈萨克妇女》是耿玉琨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画丝绸之路并不只是路，更多的是路上的人文风貌、历史变迁。

画家赵以雄、耿玉琨——

万幅作品传承丝路精神

前不久,以“艺术尊严”为主题的赵以雄、耿玉琨回顾展在北京通州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开幕。这个展览不用预约,更不卖票,却吸引了数万人次参观。

赵以雄、耿玉琨是谁?为什么这么受欢迎?通过社交网站流传出这样一段视频:身后是数不清的画框,画家耿玉琨留着一头银白短发,穿着一件白色素净棉布褂,系一条红色小丝巾点缀,坐在镜头前说:“90岁的我无儿无女,好友都建议我把画卖了,找个好养老院去养老,他们不懂我呀!我们在丝绸之路考察、写生了一辈子,难道只是为了晚年过更好的生活吗?我90了,才刚刚找到了创业的出路,我怎么舍得把这些‘孩子’们都卖了,让它们分散呢?”她说,“我和老伴赵以雄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近万幅的作品展现给大家,传承丝绸之路的精神!”

自1975年始,耿玉琨和赵以雄夫妇先后30多次赴丝绸之路写生考察,他们徒步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;他们走过8个国家、238个城市,行程80多万公里,创作近万幅作品,留下800多万字考察日记。

在晨曦微明、在黄昏落日,随时拉开画布,不顾沙漠的暴晒、戈壁之寒冷……他们是最早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的画家。一辈子无儿无女,赵以雄、耿玉琨将出生入死、从时间手里“抢”来的画作视为自己的“孩子”。而今,赵以雄已经去世,虚岁已经90的耿玉琨通过新媒体平台,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和丝路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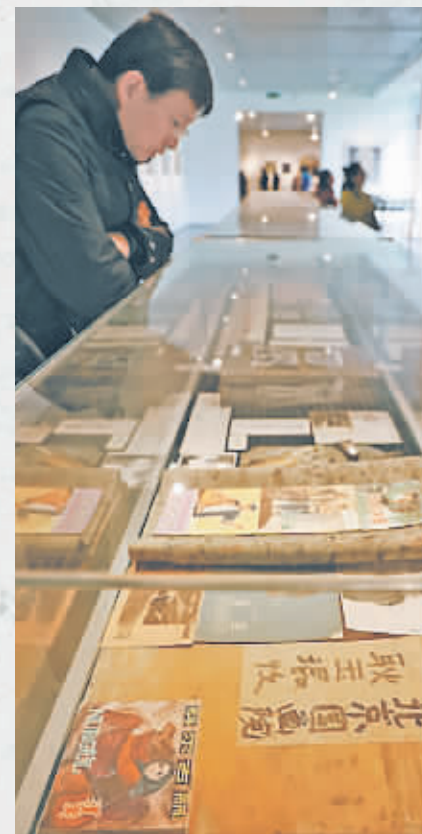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艺术领域的晚辈,杨树峰敬仰耿玉琨夫妇的事迹和作品,与他们交情颇深。一年多前,他把独自生活不便的老人从门头沟接来生活,一起运营

新媒体账号,现在全网粉丝已经超过100万人。

杨树峰也是画家,他理解耿玉琨把自己作品当成“孩子”的心,“我们现在展厅里、网上售卖的画作,都是赵老师、耿老师原作的复制品。有的粉丝买了十几幅,把自己家装扮成了丝路艺术馆。”

“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座丝绸之路艺术馆,把这些‘孩子’免费给大家看。”耿玉琨说。

陈强 / 文 白继开 / 图



展厅里的老画箱、日记本、小人书,将观众瞬间带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

1987年10月,耿玉琨、赵以雄第二次去伊拉克两河流域的乌尔、巴比伦、亚述、巴格达、卡尔巴拉考察丝路名城、史前古国和伊斯兰教圣城。

古籍修复师翁妍钰——

修复古籍也是与历史对话

走进江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区,经过一排排书架,仿佛与浩瀚历史擦肩而过。

古籍修复室里,古籍修复师翁妍钰正将一卷泛黄的书页小心翼翼地铺展在工作台上。“这是我最近在修复的清代《道德经》,残损不算严重,只是有些地方被虫蛀了。”翁妍钰拿起毛笔,蘸上糨糊,将补纸粘到缺损处,再用镊子把多余的补纸轻轻夹掉……一旁的压书板下,已经修复好的书页平整舒展,古籍悄然“新生”。

1995年出生的翁妍钰,因为热爱古典文化,考研时选择了复旦大学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。硕士毕业后,翁妍钰进入江西省图书馆工作,从事古籍修复。

科班出身的翁妍钰,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,“古籍修复理论丰富,在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流派,技术上也存在差异。”

走上工作岗位后,她逐渐认识到理论知识转化为指尖功夫的不易。古籍修复十分复杂,“一册残损的古籍从开始修复到完成入库,要经过准备、修整、复原3个阶段20多道工序。”翁妍钰说。

“不同的古籍保存情况不同,修复方案也不一样,需要思考并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和技术。比如,为古籍选配合适的修复用纸涉及材料学,为古籍除霉除虫涉及生物化学,为古籍装帧又涉及文献学。”翁妍钰说,“不同残损程度的古籍,修复所耗的时间、精力也不一样,轻微破损的,一天可以修复十几页,破损严重的,一天只能修一两页。”

工作两年来,凭借扎实



的理论功底和技术训练,翁妍钰已经独立完成了《史略》《三流道里表》等古籍的修复工作。

修复古籍的过程,也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。“我时常边修复边研读古籍上的内容,看着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文字,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。”翁妍钰说。

前不久,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西传习所在江西省图书馆揭牌。包括翁妍钰在内的7名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,与上海图书馆的修复专家结成“师徒”。接下来,他们将赴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进修。“一名古籍修复师想要‘出师’,须掌握古籍修复、装帧、传拓

周欣

纪念作曲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诞辰130周年——

国歌往事中,祖孙音乐家的“中国心”

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登上百代小楼重温往事,这里是国歌灌录地,也是他的祖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曾经工作的地方。阿隆曾担任百代公司的乐队指挥,还是首位为我国国歌配乐的作曲家。衡山路811号,同一个位置,见证祖孙几代对中国音乐的爱与传承。

今年是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诞辰130周年,为纪念这位在中西音乐交融中影响深远的“中国通”作曲家,上海交响乐团特别策划,其孙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近日执棒演绎祖父的《北平胡同》《小提琴协奏曲》《e小调第二交响曲》三部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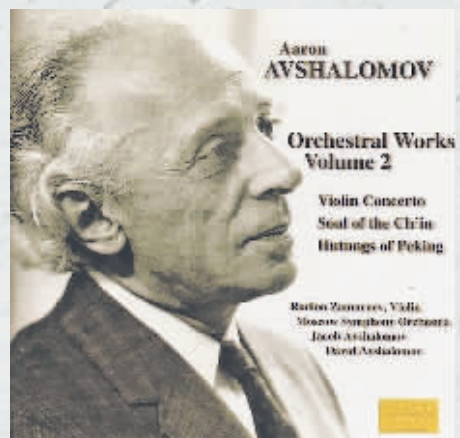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祖父“老阿甫”

登上百代小楼的阶梯,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看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诞生、灌制以及被广泛传唱的历史进程。他想起曾为它配乐的祖父,一句俏皮的中文“老阿甫”脱口而出。中国国歌与“老阿甫”的故事,大卫再熟悉不过,听到细处还不忘向导览员探讨一二。

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生于中俄边境的小城,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中,他自幼爱听京剧,后辈也讲得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。阿隆在中国度过了约三十年时光,案头摆着笙箫鼓笛,常穿长袍布鞋。1932年起,他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,青年作曲家聂耳当时正任公司音乐部副主任。1935年,聂耳为田汉创作的《风云儿女》电影剧本作曲,定稿后,贺绿汀邀请阿隆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管弦乐配器。而后,第一版“国歌”,就在一张编号为A2395的百代母版唱片中唱出。

听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大卫总是轻轻晃动身体以呼应旋律。大卫上次来中国是1982年,那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祖父乐曲中的土地。在北京,他与乐团演奏了自己配器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而后在西安的一家饭店里,他又心血来潮,手持筷子“指挥”了一场别样的“音乐会”。与祖父的版本不同,大卫使用圆号、小号同弦乐配合,时而弦乐独领风骚,时而整个乐队一起合奏。

多年之后大卫也有了自己的孙子,当三岁的孙子拿起筷子学祖辈的模样“指挥”,大卫觉得好像在音乐中完成了“五代同堂”。在百代小楼二层的房间里,大卫坐在窗边静静回想:“我过去在中国遇到认识我祖父的人,他们都说他慷慨善良,会卖掉自己的手表,只为给朋友送上一份结婚礼物。看到祖父的音乐在中国受到如此大的关注,我能够感受他彼时的创作心境与环境,真的很开心。”



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交响诗作品《北平胡同》。

代际续写对中国音乐的深沉爱意

说起中国音乐,大卫突然哼起交响曲《阳关三叠》,他深爱其中古琴的前奏,他说诗中离别故人的悲伤萦绕曲间。大卫在陕西观看过传统地方戏曲,“人的眼睛要吊起来,锣鼓撞击出的节奏也是铿锵的,浓重烟霞下某个人物会消失”。曲中生命力强劲,这让他想起,自己的祖父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。

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曾为中西音乐融合付出无尽的探索。音乐会上将演奏他的三支曲目,各有其中国风味。交响素描《北平胡同》为音乐会开篇,这是一首行走于老北京城的音诗,京剧和街头叫卖声呼应着中国风的旋律。1932年首演时,由梅百器执棒上海工部局乐队,这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。2017年,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带着这部作品赴欧洲巡演。时隔近一个世纪,其孙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又与百年前一乐团再续前缘。

大卫最爱的《e小调第二交响曲》虽创作与首演于美国,却满是祖父“对中国热爱的心”,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走向光明的见证。它不但要求三管制的庞大乐队,还编入了钹、锣、鼓、响木等打击乐器,西方交响曲的恢弘结构中蕴含中国民族调式。第一次听到这支曲子,大卫还在上大学,祖父将总谱放在他的腿上,为他播放辛辛那提的交响乐团录音。“我当时很感动,乐章起始是日军侵略、人们失去亲友的悲苦,随着痛苦逐步强烈,人们反抗,最终则是解放,是不忘缅怀的欢庆。这是一部极有力量量的作品。”

78年前,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出生时,他的祖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已在中国乐坛耕耘了三十年。当阿隆的乐曲再次于上海奏响,中西音乐的对话正以新的形式继续。

孙彦扬

非遗传承人嘎玛嘎赤——

传承创新唐卡画派

今夏上映的纪录片《布达拉宫》,在许多观众心中“种草”了西藏绚烂多彩的非遗技艺,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豁达开朗的藏族唐卡(昌都嘎玛嘎赤画派)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嘎玛德勒。在他对生命有限与艺术不朽的思考背后,是唐卡画派的传承与创新。

在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,今年92岁的嘎玛德勒坐在家中的暖阁里作画,外孙丁增平措从旁协助。

嘎玛德勒是第十代传人,丁增平措是第十一代传人,中间错过了一位女性——丁增平措的母亲。

“过去唐卡传男不传女,所以妈妈没有学到;但现在,我和外公的观念都更现代:传承唐卡,男女都一样。”“85后”丁增平措说,“我和妻子有2个女儿、2个儿子,希望他们都能成为画派的传承人。”

嘎玛德勒出身嘎玛嘎赤画派技艺最主要的传承家族,与嘎玛寺相伴而生。长期以来,老人不分亲疏远近,免费对所有上门学生倾囊相授。

如今,嘎玛乡的唐卡画师几乎都是嘎玛德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。他的500多名徒弟,更遍布西藏和四川、云南等省份,传承和发扬画派。

受嘎玛德勒影响,丁增平措2015年成立嘎玛嘎赤唐卡画院,为农牧民学生提供免费教学和吃住,现已培养上百名学生。“我和外祖父都希望能把画派传承下去,也让更多人有一技之长。”丁增平措说。

如今,嘎玛德勒每天作画几个小时,每周还到外孙的画院授课一次,学生们兴奋不已。

1999年出生的仁青郎加是嘎玛德勒亲戚中的曾孙辈,7岁起学习唐卡。

“我的第一幅唐卡漆画作品《指小路尊者》,给我指了一条大路。”在福建援藏工作队支持下,仁青郎加2018年在厦门接触了漆画,精美作品让他眼前一亮,“这是内地传承千年的成熟技术,不怕潮湿,用布一擦就可清洁。我想,这是发展唐卡的新方向。”

借鉴宋代以来青绿山水的用色与晕染技巧,嘎玛嘎赤画派唐卡迎光时,熠熠生辉;偏移角度,光泽变幻。用黄金、玛瑙、蓝铜矿、孔雀石、白垩等矿物研磨而成的唐卡颜料,避免了虫害,延长了寿命。

唐卡漆画不用矿物原料,改用植物大漆和蛋壳镶嵌,创新力度空前。仁青郎加把作品拿给嘎玛德勒看时,老人摩挲了一阵,说:“特别好!你



坚持做下去。”

目前,昌都市已有200多位唐卡漆画画师,4个区县设有工作室,去年交易金额超160万元。他们今年计划成立艺术协会,未来联合巡展、寻找藏家。

“目前我在调研东南亚市场,我们的唐卡漆画在当地很受欢迎。”多次参加上海进博会等国际性展会后,仁青郎加越发认识到,唐卡与漆画的结合是市场的选择、时代的必然。

大到卷轴,小到牌匾,几经创新,唐卡作品已在西藏各地的文创商店随处可见。

“树有千条枝,树根才是本。”嘎玛德勒教导学生时说,不论大小,画师绘制唐卡时要净手,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虔诚。

嘎玛嘎赤画派有自己的作画规范,倾注了嘎玛德勒毕生心血。它系统总结了画派的细节,人物形体、动作造型都颇具特色。老人每年都到拉萨的布达拉宫、大昭寺采风,观察壁画和唐卡,一呆就是一个星期。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人员,也给老人以礼遇。

今年16岁的才仁桑珠是仁青郎加的师弟,凭着一腔热爱,初中毕业后进入嘎玛德勒弟子曲英江村开办的玛吉阿妈唐卡画院。“我们也会用唐卡漆画复刻老唐卡的图案,收藏者更便于保存。”他说。

“唐卡是一种绘画艺术形式。嘎玛嘎赤画派可以画山水、画动物、画家乡风景和乡土人情。”丁增平措说,或许有一天,唐卡嘎玛嘎赤画派眼中更加辽阔的大千世界也能被系统总结。

魏冠宇 沈晓朦 侯韶婧